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从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到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再到2020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从脱贫攻坚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

脱贫攻坚解决了温饱问题,乡村振兴将解决富有问题。站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关键节点上,如何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此,本报专访多位专家学者,一同听听他们的感受和见解。

乡村振兴从今跃

■本报记者 李晨 张晴丹 王方 秦志伟 见习记者 李昕茹

成就巨大 挑战不小

《中国科学报》:根据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就您了解的实地情况而言,目前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情况怎样?

张红宇:这几年“三农”工作的方方面面都取得了明显的进步,成效巨大。农业已全面转型升级,“总量、结构、业态、绿色”这四个方面实现了历史性进展。首先,最大的成效就是粮食总产量稳定增长,保障了14亿人吃饭问题。粮食、肉类和水产品总量均居世界第一,人均数量远超世界平均水平。这是农业最了不得的成绩。

其次,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明显进展。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无论“粮头食尾”还是“农头工尾”,都在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保障供应链和完善利益链,成效突出,也实现了农民增产增收的愿望。

此外,在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成绩更加卓著。“互联网+”农业、休闲产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等都有突飞猛进的发展。

在农业资源保护的基础上,实现了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化肥农药减量,农膜残留回收率,农作物秸秆资源化利用率,畜禽粪便集中处理资源化利用率在增加。

农民实现全面发展,有三个方面的“大变化”:我国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最大群体绝对贫困现象的消除,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令全世界刮目相看,这件事可以载入史册,绝对是带有标志性的重大战略性辉煌成就;我国在2019年提前一年实现了农民收入翻番的目标要求,农民年收入达到16021元,增长了6.2%;通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模式,组织农民,带动农民,提高农民,服务农民,最后富裕农民,效果非常明显。

从农村这个角度来看,实现全面进步,也体现在三个方面:农村环境整治进步飞速,特别是垃圾、厕所以及面源污染问题都得到有效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水、电、路、气、房、网”改变巨大;农村公共服务和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效果明显,教育、科技、文化、医疗救助以及社会保障都让老百姓真正有了幸福感、安全感和获得感。

王克林:自1994年以来,我和团队一直在广西喀斯特农村地区从事生态恢复与可持续产业研究示范工作,我谈到的主要是基于广西为主的西南区域情况。

乡村振兴的一些制度体系和政策框架已得到了基本完善,地方党委政府的考核评价体系也已经出台,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第一阶段的目标基本实现。在农业科技产业园、田园综合体的建设,基于土地的综合整治、农村聚落环境的改善等方面,尤其是在解决区域绝对贫困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乡村振兴地方行动中到2020年的目标绝大部分已完成。

虽然农民个体实现了脱贫,但村级集体经济的强大、村庄规划管理的全覆盖与追踪实施方面,西部地区与东部省份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还需要做更大努力。

陈秋分:3年来,全国各地各部门按照中央要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全力推进乡村振兴工作。例如,我国出台了《全国乡村产业发展规划(2020—2025年)》,加大了财政投入力度,还出台了专门文件,要求“新编县乡级国土空间规划应安排不少于10%的建设用地指标,重点保障乡村产业发展用地”,解决乡村用地难题。

国家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力度在加大,效果也很显著。实地调研时,当地百姓都反映,从乡村生产条件到人居环境,这三年间确实有了很大改善。

当然,由于自然条件等原因,各地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进展、实施效果有些差异。有些政策落地付出的代价比较大,但从公平的视角来考虑的话,这也是值得的。

《中国科学报》:就目前已经推进乡村振兴的地区来说,遇到过什么困难?有何经验值得借鉴?

张红宇:乡村振兴在“三农”方面的确取得巨大进步,但是,在农业、农民和农村发展方面仍然存在明显的短板和挑战。我认为可以从“巩固、拓展和转型”三方面来理解。

首先,要巩固在脱贫攻坚这个进程中形成的行之有效的做法和经验,设立过渡期。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在“十四五”期间保持政策连续性,相关政策不能戛然而止,要让好的政策在下一步发展中延续下去。

其次,拓展的意义更加深远。脱贫攻坚好的做法和经验要拓展到经济欠发达地区,拓展到低收入人群,要往纵深推进。也就是要把阶段性政策向长期性政策拓展,把针对特殊人群和特殊区域的政策拓展到面向整个农村、低收入人群及欠发达地区。

最后就是转型。要缩小城乡和区域之间的差距,就要把脱贫攻坚的政策再升华、再聚焦,然后转型到针对区域以及低收入人群的政策。王克林:保证不返贫,下一步需要增强内生动力,形成更加适应市场化的机制。

首先要走一二三产业融合和市场化、专业化、规模化的道路,在形成了区域性、长远的可持续性的支柱产业。其次要探索生态产品与生态服务价值实现的创新模式和路径。把前期生态改善的成果变成生态衍生产业的的优势和经济优势;建立对生物多样性的改善、水源涵养、养分固持等

《中国科学报》:乡村振兴首要的是产业振兴,您对此有何建议?

孔祥智:农业当然是乡村产业中最核心的产业。发展现代农业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确保粮食安全。在目前的生产力水平下,确保粮食安全首先要确保粮食播种面积不减少。

二是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进程。目前,全国主要农作物的农业机械化率已经达到70%,应瞄准农业生产中的薄弱地区、薄弱品种与薄弱环节集中发力。薄弱地区主要是农业机械化水平低的山地和丘陵地区,要通过优惠政策引导农机制造企业研发高效、优质的小型机械;薄弱品种主要指油菜、甘蔗等由于农机农艺不配套而影响机械化水平的农作物,要从改良品种或者改进农机适应性等方面加以改进;单个作物的机械化水平低主要表现在薄弱环节上,如秸秆还田、保护性耕作、高效施肥和高效植保等增产增效、环境友好型农机化技术环节。

三是大力发展新农业经营主体,着力抓好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两类新型经营主体。要提升新型经营主体的质量,提高成员对合作社的参与度和认可度,鼓励单个合作社进一步联合起来成立农民合作社联合社,

《中国科学报》: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农业科技将在其中发挥什么作用?

张红宇:农业科技要在种业方面发力。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具体落实到“生物技术、装备技术、绿色技术和数字技术”四个方面。

第一,实现种子稳产、高产、优质,就要在新形势下,发展新一轮的种业工程。水稻方面已取得巨大成就,现在我们应该着力在玉米和大豆单产上面做大文章。

第二,发展装备工业,解决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太高的问题,提高机械化率,从而提升劳动生产效率和土地产出效率。

第三,降低化肥农药使用量,实现作物秸秆和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使投入越来越少,产出越来越多,效益越来越好。

第四,发展数字技术,无论是互联网还是大数据等都在农业中发挥巨大作用,实现精准施肥、精准施药、节约用水、减少农业灾害损失等。

与此同时,还要提高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培养造就一大批有文化、懂科技、会管理、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

陈秋分:以粮食产业为例,农业科技可以从藏粮于技、藏粮于地和藏粮于智三个方面来着手。



张红宇



王克林



胡银根



孔祥智



陈秋分

张红宇 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
王克林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环江喀斯特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站长
胡银根 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乡村振兴研究院副院长
孔祥智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中国合作社研究院院长
陈秋分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国际农业经济与贸易创新团队执行首席科学家

确保五年过渡期

生态服务的财政转移支付和市场化补偿机制,探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现途径。

胡银根:概括起来主要有4个方面措施:

一是严格落实过渡期内“四个不摘”,确保政策连续性。

二是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对易返贫致贫人口实施常态化监测,重点监测收入水平变化和“两不愁三保障”巩固情况,继续精准施策,实行动态清零。

三是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不留空档,政策不留空白,对摆脱贫困的县从脱贫之日起设立5年过渡期,过渡期内保持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

四是在西部地区脱贫县中集中支持一批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增强

其巩固脱贫成果及内生发展的能力。陈秋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比脱贫攻坚难度更大。

中央已经明确,脱贫地区从脱贫之日起设立5年过渡期,保持主要帮扶政策的总体稳定。

当然,落后地区之所以落后,主要是由于观念落后或者自然资源禀赋不足所导致的。保障不返贫、推动乡村振兴,我们需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

一方面,如果政府不作为,贫困地区很容易陷入贫困恶性循环陷阱,很难实现与市场对接。政府要做的,就是做好产业规划,做好招商引资,做好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

另一方面,需要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立足市场规律发展乡村产业,而不是政府包办一切。

产业振兴避免“千村一面”

提升农民在市场上的话语权。

四是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不断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要在政策上予以多方面支持,尤其是金融机构要出台适合社会化服务主体(主要是农民合作社)的金融产品。加大政策购买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资金额度和实施范围,以农业社会化服务推进农业现代化水平。

除农业外,乡村产业还有两大方面,一是围绕农业产业链延伸以及为农业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提供服务的产业。

张红宇:中国的农业资源禀赋非常多元化,这决定了中国农业产业的多元化。

因此,在产业振兴方面,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要求和做法。万变不离其宗,守住粮食安全是重中之重,主产区要保粮食的供给能力,提升粮食的总量产出;主销区要提升粮食的自给能力;产销平衡区要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平衡,这是产业振兴的第一件大事。

在这个前提下,针对不同区域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比如发展电子商务、农产品加工业等,在农业内部增加农民就业容量和收入,这是实现产业振兴的第二大重点。

需要强调的是,任何产业的发展都要因地制宜,不能“千村一面”“一刀切”。

陈秋分:发展乡村产业,重要的是做好产品、搭好机制、讲好故事、做

好支撑。

第一,做好产品。我国正在迈向中高收入国家,消费者对农产品品质、营养健康等方面的要求更高了。要在注重产量的同时更加关注农产品品质,挖掘产品特质,打造品牌产品,提高效益。

第二,搭好机制。农业涉及主体较多,包括农户、企业和政府等等,如果利益连接不健全,产销衔接没做好,那么再好的产品也卖不出去。建立产业化联合体是一种值得尝试的形式。

第三,讲好故事。现在是要注意力经济的时代。有了好的产品,还要会讲好故事,比如褚橙、李子柒、江小白等案例,他们都是会讲好故事的典型。

第四,做好保障。乡村要想吸引留住人才,要想发展壮大乡村产业,必须优化营商环境,做好土地、资金、风险防范、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等各方面的保障。

《中国科学报》:乡村振兴如何避免“千村一面”,有何建议?

张红宇:这些年,产业振兴涌现了许多优秀案例。特别是嘉兴、宁波、成都等城乡一体化发展,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方面做得非常好。他们在二三十年前就开始把城乡分割的二元体系向城乡一体的二元化转变,在城乡要素的互换方面开创先河,把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统筹考虑,这些地方的农民有很强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另外,贵州、云南、四川的特色产业也是可圈可点。

加强科技支撑 培育新型农民

首先是藏粮于技,要破解农业科技领域前沿问题和“卡脖子”技术,从根本上提高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

其次是藏粮于地,提高耕地产能,在这方面,农业科技也将大有作为。

最后是藏粮于智,当前不确定性事件频发,更要发挥好农业智库专家的作用,为国家粮食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出谋划策。

《中国科学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张红宇:首先,要高度重视职业教育,而不是学历教育。第一线农民更需要的是职业培训,如何把有用的科技成果转化成为实际应用的技术,跟农村人才培养高度相关。

其次,要激发新一代农民自身的学习能力,这种学习能力的不断提升可以使普通劳动者转变为具有爱农情怀、工匠精神、创新意识和社会责任的新型农民。

孔祥智:鼓励大学毕业生、城镇退休人员和农民工返乡入乡创业就业。据农业农村部数据,2020年,全国返乡入乡创业创新人员达1010万人,比上年增加160多万人,首次超过1000万人,带动农村新增就业岗位超过1000万个。此外,“田秀才”“土专家”等在乡创新创业人员达3150万人。

要大力推进农村宅基地等方面的改革,为上述人员返乡入乡创业就业创造基本条件。



蒋志海制图